

●经纬行吟●

秋天的相遇

□林如玉

人过中年,如季节入秋,不管做什么,节奏都得慢下来。目光里,多了几分流连,不知不觉,开始用心感知那些从前呼啸而过的事物,而它们无一例外成了风景,让我珍惜这些相遇之美。

新拿的驾照,不能单独上高速,周末闲暇又逼仄,只允许看家门口的风景。有时是一个人,有时是结伴,同伴陪说话,语声潺潺,本身就是心灵的一道风景。

这些天,秋正以阔大的胸怀接受慕者的奔赴。刷朋友圈,退休的友人行程几乎都落在西北地区,好像秋只存在那里。青海湖、胡杨林、莫高窟、鸣沙山、嘉峪关……每处景点都似遗世独立,弥散着悠远、荒寂和尘埃的气息,它们的确更贴合秋的意象;或者说,它们更似专为秋在作具象的注解,而这帮步入人生秋季的旅人,恰恰踩着时令的节拍去欣赏,颇有惺惺相惜的味道。

没有什么比彼此欣赏、珍惜更美妙的感觉了。人着意装扮、提高修为,不就是为了等待一双慧眼么?大自然呢,春的绚烂,秋的丰盈,等待的是意中人摘下那颗沉醉的心。

在我们江淮地带,晚稻已垂穗,芦花正蓬勃,鸟鸣声中多了层离别的感伤。我把车停在路边,端着手机拍下这些季节的投影。它们面目朴素,受惯了冷漠,面对镜头,却一点儿也不慌张,好像已在此等我千年。拨开稻穗,我聆听细微的嚓嚓声,又把鼻子凑过去,嗅正在凝结的浆香,然后任其充盈,在肺管里浩荡。

我把五指叉进芦花,茸茸滑滑的感觉,恰似轻抚爱人的长发。循着划过天空的鸟声,我仰头追随那双迁徙的翅膀,直到化作一个点,变得虚无。

除了田野,车轮怎么也绕不开故乡的村落。铺了柏油的梧桐大道或水杉小径,洁净、幽深而神秘,我想起了那些当初在泥泞中行走,现在已故去的亲人,秋风凉,他们一定为我准备了叮嘱和祝福。现在,我来到了他们身旁,有时间坐下来倾听。虽然他们化作了泥土,可我看到了成片的彼岸花,红艳艳地开在路边,像一盏盏宝莲灯为我照亮前程。我忍不住对着水杉枝丫架起的甬道尽头喊了一声,分明听到了树影里的回响。

在另一处坡道,我遇见了栾树林。繁密的枝头顶着一簇簇似红似黄的花,像少时村里的小女孩用红头绳扎的羊角辫。有的花已萎谢,蜕化为一串串三角宫灯似的蒴果,迎着风,沙沙作响,像恋人的耳语。

这种树,是阿捷带我认识的。一年前,我们在朋友的健身馆相遇。里面嘈杂,他却捧着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,读得专注,一下子就令我刮目相看。细聊,又发现他热爱各类艺术,志趣几乎与我相同。他对我们这里的树种和花卉也有研究。某个下午,我们并肩在县城南屏山森林公园散步时,他热心地对我科普,这是什么花,那是什么树。路边随处可见一种高大的树,他告诉我,

这是栾树。不知怎的,我的脑海里立即跳出“孪生兄弟”四个字。我和阿捷很说得来,别时总依依,多像孪生兄弟啊!他说六七月份,每逢刮风下雨,栾树就会落一地的花,金黄金黄的,像贵族人家铺的金丝地毯。我被他阳光般的遐想感染了。谁知,他突然充满歉意地透露,他是一名抑郁症患者。他之所以喜欢看书、运动、交友、倾诉,都是为了对抗这个隐形的魔鬼。我被说愣了,不禁端详起他来,他的眼神里确实藏着一丝忧戚,面容也是暗淡的,好像许久没有休息,又好像在一场无声的征战中落败。

以后的日子,闲时我常陪阿捷聊文学,和他一起朗诵,听他讲述始终缠着他、令他心碎的往事。我还送了一幅书法作品给他,暗示他从内心找到动力,摆脱对药物的依赖。

上个周日,我们相识整整一年了。我驾车,阿捷指路,来到一座水库旁。他小时候就生活在这里。科技取代了大部分人力,我们站在被爬山虎占领的废弃的办公楼和水塔前,眺望波光粼粼的水面,不由得联想到大海。

阿捷眼里也跳动着光,说,他的状态已满血恢复,就要出发,去靠近大海的城市工作。

我既为他高兴,又有些不舍。所有的相遇,都有别离的时候,只是选在秋天,不免残酷。我就答应他,把他的故事写成小说,作为下次相见的礼物。

●生活札记●

那日整理旧物,无意间点开一个共享歌单。播放键按下,时光倒流。

歌单名叫“我们的歌”,创建于16年前。第一首是节奏欢快的流行曲,歌词大胆直白,像热恋时的誓言。记得那时刚相识,她把耳机分我一半,两人挤在公交最后一排。她跟着哼唱,发梢扫过我肩膀,空气都是甜的。

后来加了民谣。吉他曲调简单,歌词含蓄,像恋爱进入磨合期。有首歌唱:“我们要互相理解,也要互相妥协。”每次放到这里,她总调大音量,眼睛瞪我。那时常为小事争执,洗碗扫地,看电影还是逛公园。音乐比我们会说话,把不好意思讲的道理,都唱了出来。

第三年添了爵士乐。萨克斯风慵懒,贝斯低沉,像夜晚沙发上的相依。不再需要强烈的节奏,舒适就好。周末早晨,咖啡冒热气,她靠在我肩头读诗。音乐成了背景,不再需要歌词表白的背景。

最惊喜是那首老歌。上世纪90年代的粤语歌,原本各有偏爱,某天同时分享到歌单里。发现时相视大笑,原来早有默契。从此车上常循环,她唱男声,我唱女声,虽然粤语发音可笑,却自得其乐。音乐如此,不必解释就懂得。

歌单里有处空白。12年前某个月,没有新歌。推算时间才知道,那时她父亲住院,我工作遇挫,各自忙碌,忘了分享。空白的页码像地图上的断裂带,记录着沉默的航行。

最近一首是钢琴曲。简单的旋律,反复流淌,像河水经过平原,不再激荡,却深厚宽广。女儿出生后,常放这首哄睡。三个人的夜晚,音乐轻轻覆盖,如温暖的羽绒被。

孔子说: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。”婚姻何尝不是。诗是激情,礼是规矩,乐才是最终的融洽。一首歌接一首歌,连点成线,成了我情感的情感地图。比日记真实,比照片生动,因为音乐响起时,连当时的心情都能召回。

如今偶尔吵架,仍靠歌单和解。谁先分享一首歌,就是竖起白旗。有时是她爱的刘若英歌曲,有时是我收藏的摇滚金曲。音乐响起,硝烟散尽。语言会伤人,旋律却总能治愈。

那日我问她:“要不要开新歌单?”她笑:“这个还没满呢。”

也是,人生还长,歌单也该慢慢写。

夜深了,我又点开那首粤语老歌。她闻声走来,自然地跟着哼唱。12岁的女儿从书本里抬头,撇撇嘴我们老土,手指却不知不觉在桌沿轻敲节拍。8岁的儿子抱着足球跑来,怪腔怪调地学唱两句,又笑嘻嘻地满屋转圈。四颗心随着同一旋律跳动,像星辰运转,各有轨迹却又彼此呼应。

音乐比岁月长久,比记忆可靠。每个家庭该有这样一张歌单,不是排行榜热门,而是私人定制的情感地图。当银发苍苍时,这些旋律会成为时间的舟楫,渡我们回到每一个相爱瞬间。



版画《秋的山庄》徐淑荣/绘

●阡陌流年●

摘花生

□陆 璋

晨曦微露,云儿、花儿、草和树,一切都是睡眠惺忪的样子,风也是清凉宜人的。

花生熟了,茎叶茂盛,一蓬蓬挨挤在一起。父亲抓住一蓬,稍一提气,连泥带花生刹那间就都脱了土,大大小小成串地垂挂在秧下。

我还记得小时候起花生时,有种叫土蚕的害虫,会因花生秧的遽然被拔而惊慌逃窜。土蚕白胖胖的,有节,头顶有触角,黄褐色的脸上好像钩子状的嘴占了绝大面积,那狰狞丑陋的模样让人避之不及。它们躲在土里,以花生为食。土蚕多了,当年的花生就会减产。

起完花生,接下来就是摔花生。若是土质松软,拔起时稍稍摔打便可将泥土抖撒干净,省力而利索;若是赶上雨天,泥土粘滞,那就得费好一番力气了。

立秋过后,成堆的花生秧堆放在院子里,等闲下来摘。晚上有月亮最好,没有月光便点煤油灯,一家人就着昏暗的灯光围坐着。先将小板凳或长板凳侧放,双手握紧一捆花生秧开始往板凳上摔。摔的时候得需掌握好力度,大了,花生被摔得到处都是,要费时费钱;小了,摔不下来,还得一颗一颗地摘。

那些个晚上,一晕灯火暖光,清风明月树影,伴着虫声呢呢。此景此意是如此静好,小小的我困得东倒西歪,双手掐着花生秧无意识地摔,偶尔还得和蚊子来个“生死劫别”。

如今,年岁渐长,起、摘花生的心境已不大相同。当花生从长茎上被用力剥落的瞬间,外界的所有似乎都被抛

远,只听见轻微的吡吡声,好像一朵朵泛着微白的星芒在手底次第绽放,而那些空落落的长茎,则像是支支脱了星光的魔杖。单调的声音里,往事自动填补,时间就久远起来。而彼时晨风的凉,正恰到好处。

爱吃花生的人应该不少吧。刚摘下来的花生偏嫩,最适合盐水煮着吃。晒几个太阳后,收了水汽,香甜爽口,味儿也足了许多。等真正晒干了,就如人到壮年,皮实壮硕,虽然多了些世俗气息,却是最华美饱满的时候。于是,兑了盐水炒着吃、油炸了吃,或是兑了咸鱼、咸鸡、咸鸭之类,又或者榨油……总之,各有各的滋味。

花生的朴实和美好,一如父亲的人生写照。时隔多年,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父亲从学校赶回家推开院门时,落在他肩头上的星光;记得昏黄的煤油灯下父亲伏案备课时单薄的背影……父亲常说:“农村供一个孩子上学不容易,是全家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,我要对得起每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。”

父亲爱学生,也爱我和弟弟。每天早晨,我和弟弟一前一后坐在自行车上。父亲用力地蹬,细细的车轮吱吱呀呀地转动在坑洼不平的大路上。蓝天白云,绿树和风,一路洒落的都是快乐。有时候遇到下雨或是下雪,乡下的路泥泞难走,我和弟弟一人驮着父亲的一个肩头。父亲的肩膀很宽,背很厚实,背起我们晃悠悠地走,每一步都是稳稳的。

父亲说:“人啊,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,得踏踏实实做事,认认真真做人。”我谨记于心,莫不敢忘。

父亲的话,好像花生田里洒落的碎米般的黄——那是被光影筛落的我的童年回忆。

情感地图

□朱明坤

●诗韵潮声●

山野神话(外一首)

□马骏斐

山上的那棵苦情树
它的根像山脉一样蔓延
那个夏天
我看见粉红的花朵纷纷扬扬
遮住一位少年的行踪和祈愿

这个秋天
我在一棵古银杏金黄的叶隙
和一缕清音中,窥见
青衣少年正相拥一只白狐
在霞光笼罩的山巅

月色下的梦境总是那么美好
挂满牵牛花的树冠下
身着红裙的背影袅娜如风
那越来越近的梵音
已从中原大地赶来
越过清澈的河水

“候人兮猗——”
在青草和绿树的结界里
谁在吟唱这首深情而忧伤的歌谣
那个叫离的人醒来
已是泪湿裘衣

写满神话的山野
一直等待
那只白狐牵着转世的爱走过浪漫的季节
那些粉裙的小合欢
要用一场曼舞
营造一处人间仙境

注:“候人兮猗”记载于《吕氏春秋》。该歌曲为涂山女思念治水八年未归的大禹所作,仅存“候人兮猗”四字,系中国现存最早的情诗记录,被称为南音之始。

民间塑像

脱去神秘的外衣
你以美丽的容颜和清纯的形象出现
在山脚那条涓涓的溪流边
我看见你在一块青石板上
浣洗青春

你在漾开的涟漪中
看见那个在坡上挥锄垦地的人
已在远方凿山开河
他的汗珠挥洒
成为你夜晚仰望的星空

你相信人性中都有神的光芒
三百六十注中散落的人家
都是星宿降落凡尘
他们以草木之姿
护佑这方仙境

那个人三过家门而不入
让你在清激绵延的思念中
兮猗吟唱
在渐渐平息的黄色波涛中
你以汉白玉的质地
散发坚韧而慈祥的
母性之光

西涧花园

□刘文畅

银杏叶黄影徘徊,
西涧花园金凤来。
清风吹拂康心亭,
宣传画廊添光彩。

芝兰之室清雅处,
楚河汉界棋未文。
书声绕梁破云霄,
雅园笑颦秋千影。

西边飘来饭菜香,
食堂窗口已打开。
社区服务好又多,
居民生活喜和乐。

